

折取腊梅一枝

□枫肥

整个冬天似乎一到双休日,天气便转阴或下雨。上海的天气同往年一样湿冷湿冷的。温度又低了,虽没有北方那样零下十几度或零下几十度,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冷,透到骨子里的冷,就如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咸不淡的微妙距离感,又貌似冷战中男女之间的氛围。我生在南方,一直渴望着北方人的豪爽,所以我不大喜欢这样的气候。既然投生在南方,就得安生于南方。

下午骑单车在朱家角古镇逛,小镇我是熟悉的,能感知其慵懒,随处透出与世无争的气息。穿巷而过,古镇的风景还有新角里的风景在我脑后掠过,眼光和车轮收纳着点滴光阴。

漕平路是条老街,这条路的中段参插一条由西向东的小河,便有人家枕河而居,临桥北面一户小院吸引了我。院子已呈破旧,往日的白墙黛瓦已经失去了光韵,唯见斑驳的墙头内,一树腊梅正在怒放,一枝压一枝中有迫不及待之感伸向墙头,甚至有一枝出墙的意向。我停下车,仔细看看院子有人不,有腊梅的主人家是何等的模样? 院子里还有其他林林总总的蔷薇、凤尾蕨,挂在墙头,似乎是这一株腊梅的贴心伙伴,待了一会不见主人出现。

腊梅为落叶灌木,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及丰富的人文元素,既是冬季的观赏花木,又是古人笔下的清贵。如今不管生在高墙庭院,还是不起眼的寒舍中,其淡雅的性情已被世人渐渐忘却。

在青浦,腊梅花绽放的画面在我脑海留下印象有:一是曲水园;二是在朱家角永安桥旁;三是大观园的梅园内,这些地方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、莺歌燕舞。这些腊梅树大抵有些年岁了,似乎与“贵”字有些牵连,每天迎接着来往游客,来去的行舟,安静沉默,似乎把所有的情感存放在每一朵花蕾中。

每次看到腊梅,总会记起几句咏腊梅诗。古人留下不知其数的咏梅诗,为腊梅的凌霜傲骨的品质所折服。唐代诗人李商隐称腊梅为寒梅,有“知访寒梅过野塘”诗句。《姚氏残语》又称梅为寒客。它也因为冬天开放而被称作冬梅。花开之日多是

瑞雪飞扬,踏雪而至,故又名雪梅。

我真正为腊梅感动的那是2011年初夏在吴江叶家埭,看到明末才女——叶小鸾家的那一株腊梅。“犹见梅梢锁春雪,杏花几日放胭脂。”遥想当年(1625年十一月),疏香阁前轻灵女子与丫鬟种下这株腊梅,那时的欢笑,都潜入在树根内,攀枝叶里,脉络间,是一行行,是一首首委婉的诗词。这株腊梅,历经四百年风侵雨染,成为午梦堂仅存的活着的遗物,成为叶小鸾精灵呵护的唯一生命。这株腊梅的寓意又赋予了不同的灵性。

我当时伫立在叶小鸾手植的腊梅前,痴想着这腊梅花与树叶几乎不相见? 腊梅怒放时,难得见到树顶随风飘动一两片泛黄的叶子,在寒风中貌似毅力,但雪来时,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猜想肯定是花仙子那里有啥过节,定是有个动人的故事,或是美丽的传说。狠心让花儿开放,让绿叶繁枝,但不能好好相守、相见。就如叶小鸾留下一堆诗稿、画卷和眉毛子砚,让家人和未成亲的夫君相伴。不过我坚信花叶是俩相知的,这好似腊梅树的一个暗流,是世间人儿无法读解明白的。

此后,我推断花儿为阴,叶为阳。烈性的花儿不走通俗之道,率然先走出台步于时空中,不顾一切,傲然独立于寒冬。恰如巾帼情怀,巾帼意气,不乏艳烈。男儿的嫩叶疏枝慢一拍,齐刷刷出来,已经是不见伊人。它们之间到底是谁在呵护谁呢? 谁又在衬托谁呢?“红花需要绿叶配。”绿叶不见,花儿夺占枝头,是喜? 是忧? 难以细究,依然结出累累硕果。年年如此,岁岁如此,也算是个圆满的解答吧。

可以确信,每一株腊梅有暗流。犹如人类,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暗流,无论你怎么逃避,都是依然存在,不管你怎么面对,都浮现在生活的表面。但又有多少人会去探究你心灵的深渊呢? 明代袁宏道《小竹林腊梅盛开兼赠主人》中提及:“顿觉水沉粗,幽香袭一湖……主人无俗累,花性也清孤。”梅的秀姿、疏香、傲骨,只有领悟了内在的,最深的那块领域,领悟到了它的孤独与快乐,内心才会自然而然对他人充满诚挚的爱。

我骑着单车,穿过繁华,远离喧嚣,俯视桥边落魄院子的腊梅树,闻香听梅,犹如折取腊梅一枝,冲淡了因寒冷导致的惆怅,涌起一股暖流。不由轻吟自己的旧作:

几回明月岁寒来,不笑东风踏浪猜。
傲雪留香诗梦醉,西窗疏影对瑶台。

一棵棟树

□刘向东

山里人喜欢种树,房前屋后或多或少会种些桃李杏枣等果树,或是桂花、梧桐、银杏等吉祥之树。而棟树,又名苦棟,可能是名字不雅,故而很少有人去种它。可我乡下东山墙的沟沿上却有一棵棟树。它从哪里来,我不得而知,而从它所处的位置来看,绝非人为种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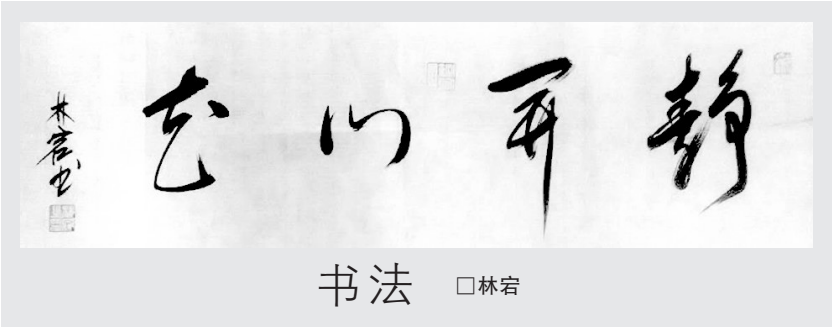
印象中,这棵棟树有着百折不挠的生命力,即便屡遭砍伐,只要根系尚存,依然能暴芽生长,而且长势迅速,好像一夜间要成为一棵栋梁或是一道风景而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。我最早见它时,只不过有尺把高,又几乎被杂草包围着并不显眼。于是有次清理沟沿也就把它当作草芥顺便割去了。不料,没多久它又像春笋般地冒了出来,浑身还透着不卑不亢蓬勃昂然的野性。由于它偏安沟沿,不占地不占路,也不碍事,就由它去了。也许它自知身世卑微而骨子里偏偏充满了生长的欲望和倔强,等隔了些日子我无意中又见它时,它长得却超过我的个头了,且树杆粗壮结实,还有几枝盎然横生的枝桠。意外的是,有天我偶然发现,茁壮成长的它不知被谁无故地砍掉了。我摸着渗有透明汁液的白花花的断茬,惋惜地想着如果它能长成大树该是怎样的景致呢?

然而,翌年春天,让我惊喜的是原先被砍去的地方居然又长出了一棵小树苗。其勃然的势头似乎聚集了天地之精气一个劲地往上窜。与院子里的果树们相比,它从未享受过伺弄照料,就像无家无主的野孩子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。没几年便不知不觉地成了一棵饱经风霜亭亭如盖的大树。

终于有一天,我不禁感到这棵顽强不屈的棟树其实早已扎根于我的心底而成了一

道抹不去的风景。春天,翠绿隽秀的羽状树叶间缀满淡紫色的花簇,那花簇看似细碎,却密集清丽,尤其是淡紫的色彩好像过滤了似的恰到好处,还有静静飘浮的清清爽爽淡淡雅雅的花香。这时院子里的桃树、柿树等果树们也花开满枝,而与棟树花相比还是少了一些自然的清逸质朴和简雅素淡之美。盛夏,绿云般的树枝与绿浪般的庄稼上下呼应相映成趣。树下,野花烂漫,蝴蝶踟躕;树上,雀鸟叽喳,知了欢唱,俨然一派夏日的热闹风情。过不了多久,满树又都是一串串青绿滚圆的小果子。记得儿时村口有棵大棟树,我与伙伴们常常爬上树摘果子,用来当作弹弓的“子弹”。那种揣满两兜“子弹”四处弹射的无比乐趣至今仍记忆犹新。深秋,绿黄相间的树叶纷纷飘落,棟树果子也渐渐变黄,犹如挂了一树的小铜铃。冬日,院子里的果树们光秃无形,有的还被严严实实地裹上了防冻的稻草垫子,而唯独遒劲硬朗的棟树枝上仍骄傲地缀着累累果子。有次下雪,伸展的树枝宛如“千手观音”的臂膊迎接着飞舞的雪花。洁白的雪花轻覆在玲珑的果子上,黄白相映,清冽宁静,别有一番晶莹剔透的冬韵景象。不过,听说棟树果子苦涩不能食用,可我有次忍不住还是尝了一口。虽然苦涩,却不像说的那么可怕,所以有些鸟儿也不时地飞来啄食。兴许是冬天里的食物实在匮乏,也顾不了味道好坏吧。而鸟儿们的光顾却给沉寂的院子增添了不少妙趣。

如今,我因工作常常要远行。但无论走多远,总会想起家乡的棟树、土地和人们。因为在我心里,“棟”与“恋”音律相同,也就自然就意象相近。那就是永远的美丽乡愁!



丁酉新春会文友

□陈志强

丁酉新春,我应同乡书画收藏家闵卫平先生之邀,与大羊、俞丰、文道等书画家相聚大团镇若田农庄,畅谈书画艺术,思古论今,感慨兴衰。

高朋满座,大羊、文道等家乡书画家早已如雷贯耳,也有初次见面者。闵卫平出生于大团赵桥村闵家宅,是上海闵卫平律师事务所主任,曾获“上海十大青年律师”等称号,爱好书画收藏。卫平热情介绍了同乡职业书画家俞丰先生。俞丰是大团镇南村人,自幼喜爱书画,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上海诗词学会会员、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,现为职业书画家、自由撰稿人,金桥镇社区学校志愿者教师。他看到我写的《大团赋》《大团十景》等文章,于是让好友卫平牵线与我相见。

俞丰说,他对《大团赋》《大团十景》等文章很感兴趣,于是用三天时间研究了我的博客上宣传大团的文章,感动之余,也激发了他的热爱家乡情怀。他认为《大团十景》要取得镇领导和乡贤的重视,进一步完善,最终把十景确定下来。然后,他准备花功夫为《大团十景》配诗和

画,每一景配一首诗和一幅画,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,可为家乡留下一点有价值的东西。

我不禁有点受宠若惊。有如此热爱家乡、乐为家乡出力的同乡,能不感动吗? 俞丰先生还谈到家乡书画发展的历史,谈到了叶秀山等书画家,表示愿为振兴家乡书画、诗词等艺术出力。我也谈到了大团书画社、大团文史研究会等情况,能得到俞丰先生这样的职业书画家帮助,不觉豁然开朗。今兹捧袂,谈论书画。卫平不逢,抚凌云而自惜;钟期既遇,奏流水以何惭?

我作《大团赋》《大团十景》,实乃学生,不过是从无到有罢了,旨在宣传家乡的文化历史,抛砖引玉,引高人雅士指正。今得俞先生指点,如获至宝,感谢卫平牵线,成人之美。我常感叹家乡的书画艺术人才匮乏。今日才知,非匮乏,是没有发现啊!

与同乡文友幸会,兴之所至,高谈阔论,卫平、俞丰等慷慨陈词,当今国家昌盛,领导贤明,对文化艺术高度重视,春风浩荡,我等理应为振兴家乡文化争做贡献。抒“乘长风破万里浪”之气概,不亦乐乎!

人们唱的歌中有句“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。其实,我们小草族群庞大,部类众多,成员繁杂,到现在为止,被人们叫上名的有一千多种,加上那些叫不上名的,真可以说是难以计数。不计其数的小草,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。只要有适当的空气、水、泥土,就可发芽生根,蓬勃生长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,无论山区还是平原,无论滩涂湿地还是戈壁沙漠,总能看到我们小草的家族成员,或一棵棵,一簇簇,一丛丛,或一块块,一片片,漫无边际,撩人眼帘,自有意趣。尤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,在裂石中,在树洞里,在砖砾堆,在瓦楞上,在墙隙上,在岩罅内,都会有我们家族成员摇曳灵动的身姿。在戈壁,在沙漠,在荒滩,在沼泽,大凡能体现生命象征的,首先是看我们小草家族成员。只要有我们小草家族成员在,就会有其他生命的存在。反之,那些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,肯定是没有生命迹象的处所。我们小草家族极大多数生长在广阔的农村,广袤的大地。我们再生后代的本领,也是奇特、神秘、惊人的。在空气的尘埃中,会有我们的种子在飘荡;在鸟儿衔起的残枝败叶上,会有我们的果子飘落;在蝶飞

小草的心愿

□施永培

蛱舞的欢娱时,会有我们的基因飘散,等等,所有这些因子,遇到合适的气候,合适的地方,我们家族的后代就会生长起来,蓬蓬勃勃,势不可挡。一岁一枯荣,生生而不绝。即使遇灾害,春风吹又生。

我们小草有过辉煌热闹,炙手风光的过去。那时农村,是人民公社经济,家家养禽,户户饲畜,人们把我们小草当宝贝。农忙时,大人大田劳作收工回家,会急急地在田边地头,沟沿路旁刈把草带回家;孩子们则在晚学后,放下书包,拿起小铲刀,挎起小篮子,去野外割草,往往要割上一二篮青草带回家。这是孩子们的基本家务活。拿回家的小草,饲养,喂猪,料兔,或洗净切碎拌上麸糠,饲鸡,喂鸭,料鹅。农闲时,大人们专门安排时间去刈草,集中堆积沤肥,谓之“积青肥”。待草烂成肥再撒向大田沃土,改良土壤。由于大人小孩的人人自觉,我们小草得到了人们的尊重,发挥了作用。那时,河道里的水是清澈洁净,人们劳作口渴时,可用双手掬起水来解渴的,是可以用来淘米洗菜后直接去下锅的,饲养的禽畜宰杀后是可以放心食用的,土壤里长出来的庄稼果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金属含量问题的,环境的质量是让生活的人们满意的。

然而,时移事易。经济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人们向往城市生活,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比过去少了,农村的小孩子也不知农活为何活了。可想而知,我们小草不再是大人小孩喜欢的了,作用也不可能被发挥利用了。相反,人们以我们小草与庄稼挤空间,争肥料为由,见小草刚露出地面,就用一种叫“除草剂”的农药,用喷雾器没头没脑喷射击洒,不让我们抬起头来。要知道我们原本就弱幼稚的生命怎堪遭此打击,萎顿糜烂。

我们小草家族是多么地希望能被你们人类合理利用啊。一如过去大人小孩人人自觉,喜欢我们,派上用场,收集累积,或成青饲料,或作干饲料,或喂禽喂畜,或沤肥沃土。当我们小草家族充分发挥出了作用,自然界的环境会大大改善,人们的生活饮食会大大放心。请千万不要采取敌对的措施,用药来除。人们要用自己的勤劳,让我们小草在改善环境,奉献人类方面发挥出作用。

人类不要忽视那些不起眼的、弱小生命的作用,如我们小草家族,做到物尽其用,使每一种生命都能为自然界,包括为人类发挥出积极的作用。这就是小草的心愿!